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三回 伍天豹大鬧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撲天鵬

卻說李文孝同著花省三走進院子，張媽出來迎接。問過了貴姓尊居，敘過了幾句寒暄套語，小鬟送上香茗。那省三道：“張媽多時不見，你的生意卻怎的好？”張媽道：“全仗爺們照顧。花大爺這許久不蹈踐地，想是怠慢了大爺。今日什麼好風吹送到此，定是挑挑我哩。”省三道：“休得客套。這位李大爺，聞得你家新來二個蘇州姑娘，特來賞識。你可快叫他們出來相見。”張媽便叫小鬟去喚這二個妮子出來。那小鬟去了好半歇，方纔出來，對張媽道：“這伍大爺只不放姑娘出來。”李文孝等了半歇，心內久已焦燥，只因要見美人，所以還耐性守著。聽得不肯出來，不覺大怒起來。正待發作，那張媽走上前來，陪著笑臉，兀不是萬不是的陪罪，道：“大爺息怒。只因前天來了二個山東人，在此連住了幾天。他們是遠方人，不知李大爺到來，所以如此。請稍待片時，我去喚妮子出來陪罪便了。”那花省三也說了幾句好話。文孝只得將一股怒氣，重新按捺下去。張媽去了多時，只不見出來，文孝是個性急之人，那裏耐得住，就頓時大鬧起來，大罵：“大膽賤人，你敢瞧我老爺不起！那裏來的野忘八，你敢到這裏來裝架子？”飛起腳來，把桌子翻身，天然几攙倒，花瓶插鏡打個粉碎。提起椅子，使一個盤頭，上面掛的八角琉璃燈，好似鷹雀一般，飛舞滿堂。室中什物，打得雪片也似。花省三曉得勸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

那裏面的山東客人，姓伍名天豹，是九龍山的強盜。他山上有三個弟兄，為首的姓徐名慶，善用一把單刀，端的飛檐走壁，武藝高強，兼且百步穿楊，百發百中，人都叫他神箭手。第二個就是伍天豹，綽號叫撲天鵬，使得好一條鐵棍，江湖上頗頗有名。第三個叫伍天熊，乃伍天豹嫡親兄弟，年紀雖小二歲，本事卻勝著哥哥。善用二柄銅錘，生得脣紅齒白，江湖上叫他賽元慶。這三位英雄，在九龍山聚集了三五刀嘍兵，專劫來往客商，那怕成群結隊，他定要均分一半。你若倔強對壘，只是白送了性命。倒有一件好處：鄰近村莊，不去借糧打劫；有那小本客人，單身經過，他卻看不上眼，吩咐嘍羅不許動。所以官兵未去征剿過他。這伍天豹聞得揚州酒地花天，正值三春時候，柳綠桃紅，帶了一個伴當，來到揚州，在這宜春院尋樂。看見賽西施、白菜心猶如月裏嫦娥一般，他便著迷起來，住在院中半月有余，費了好幾百兩銀子。忽聞要喚他二個出去陪客，怎肯放他們出去？張媽蜜語甘言，伶牙俐齒，再三懇求。

正在二難之際，忽聽得外面打架之聲。只見眾丫鬟仆婦人等，流水一般的奔將進來，道：“外面不好了！把廳堂上打得無一完全，如今要打進裏邊來也！”那伍天豹正在心中不悅，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撲的跳將出去。眾姑娘欲想扯時，那裏來得及？這李文孝正在打得興頭，忽見一個黃臉的長大漢子從裏邊搶將出來，知道是那山東客了，便把手中椅子劈頭打去。伍天豹將身閃過，一邊順手扯得一只紫檀桌子腳，二人就在堂中打將起來。一來一往，約有十餘回合，伍天豹漸漸的抵敵不住。他的伴當也是個小頭目，上前來幫時，只是本事平常，二個打他一個，李文孝全不放在心上。在身邊取出一條七節軟鞭來，運動如風，他二人皆著了重傷。情知敵不過他，只得抽個落空，逃出門外去了。

文孝也不去追趕，只向裏邊打去。張媽慌了手足，便挽了賽西施、白菜心，一同跪在地下哀求，文孝方纔住手。張媽連忙吩咐擺上酒席，引領文孝、省三到了內房，兀招陪萬招陪的奉承。那李文孝是何等橫暴之人，卻弄得心上過意不去，遂命花省三寫了三十兩銀票，自己畫了一個花押，付與張媽，道：“我毀壞了你的東西，你可到南門內李源泰鹽鋪去領取便了。”張媽接了銀票，刀多萬謝的叩謝了，又說了許多好聽的話。所以世界上，惟有軟的可以縛得硬的。俗語云：“頭發絲縛得老虎住。”況且娼妓鴉兒，口似飴糖心似刀，這張嘴何等利害，把個如狼似虎的李文孝，弄得他良心發現，將銀子賠償他。當日酒闌席散，那賽西施伴了李文孝，白菜心與花省三陪宿，同赴陽臺，終不過是那話兒罷了。

這李文孝原是個殘暴不良之輩，生性厭舊喜新，那曉得溫柔纏綿。初見之時，好似餓鷹見食，恨不得一時把他連皮帶骨囫圇吞下肚裏；及至到了手時，他便平常得緊。一家已過，到了來朝，各自起身。梳洗已畢，用過了茶點，便同花省三到街上游玩。見那六街三市，熱鬧非常。來到城隍廟門首，只見一個女子，從裏邊邊邊婷婷走出廟前。文孝抬頭一看，見他淡妝布服，生就那國色天姿；柳眉杏臉，櫻口桃腮，身穿月白單衫，罩一件無色花綢的半臂，羅裙底下，微露那三寸不到的金蓮。真個廣寒仙子臨凡，月裏嫦娥降世。那文孝見了，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去了，站在門旁，光著眼睛，對他呆看。

那女子出得門來，見李文孝面如涂炭，身上卻穿的花蝴蝶一般，站在那裏張著口，只對他看，不覺向李文孝嫣然一笑。這一笑實是刁嬌百媚，李文孝見了，恨不得便上前摟抱他纔好。

這花省三早已明白，便道：“二少爺，這個雌兒好麼？”李文孝扭轉頭來道：“我看美貌的女子，也見得多了，從來未有他的標致。若得與他睡這一夜，我就明日死了，也是情願的。只不知他家住在那裏，何等樣人家奄子？”省三道：“他家就在廟後小弄內，名字叫做巧雲。她的丈夫也是個秀才，姓方名國才，家中極其貧苦。門下與他相識。前日曾寄一個字條與我，托我舉荐對門史家裏的二個兒子，到他家去讀書。現在這字條，還在我腰裏。他有個哥在這城隍廟裏做香火，方纔諒來去看他哥哥借貸去的。”文孝道：“老三，你可有什麼計較，想一個出來。若得與他成就美事，便謝你五十兩銀子。”省三道：“這個容易。且回家中，包在我身上便了。”二人一路走一路說，早到宜春院子，便叫外場牽過馬來，二人跨上鞍轡，出了南關，加上幾鞭，飛也似的回轉家中。

走入書房坐定下來，文孝道：“老三，你用什麼計較？須要長久之計纔好。”省三道：“少爺且莫性急，我有道理在此。”就向身邊摸出一張字條來，道：“這不是他的親筆？待門下訪其筆跡，造一張借券，寫上二三百兩銀子。明日送到府裏，叫王太守追辦，必然將方國才捉去，押在刑房。只消化費些銀子，把他弄個有死無生，當夜進了一紙病呈，明日報了病故。然後聽憑少爺，或央媒婆去說合，或設計騙他來家，便好與他成親。你道好麼？”文孝聽了，只把頭搖，道：“不好。照你這樣嚼蘇，少只十日半月，我卻等不得。”省三道：“也罷。索性走了這條路罷。少爺到了明日，一早帶著十幾個家丁，打一乘小轎，竟到方國才家，問他取討銀子。他若沒有時，便把這巧雲捉在轎內，吩咐家丁一直抬到家裏，當夜就與少爺做親。這方國才一個窮秀才罷了，只要王太守那裏用些銀子、堂斷他五十兩銀子，叫他另娶一個。這條計好不好？”文孝大喜道：“此計大妙！足見老三有些智謀。你快快造起借券來。”省三道：“造借券容易的。只是一件：這票上須要個中人，卻寫誰人是好？”文孝道：“這個中人除了花省三，還有那個？”省三道：“可又來。想我花省三承蒙少爺抬舉，難道這個中人不肯做？只是把個十幾年的好朋友傷卻了。”文孝道：“老三不必做作，只要事成之後，謝你一百兩銀子便了。”省三道：“銀子小事，為少爺面上情義要緊，就做這一次罷了。”不知害得方國才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